

# 高校社会服务观重塑与创业型高校建设

张继明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022)

**[摘要]** 当前, 高校社会服务的战略意义空前彰显, 这要求重塑高校社会服务观, 认识到社会服务是当代高校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机制, 是高校知识生产活动的价值依托。但从现实来看, 我国高校由于深受思想理念、制度环境、文化传统、高校发展基础等主客观因素影响, 社会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普遍较弱, 服务品质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从改进我国高校社会服务模式的需求出发, 在借鉴美国高校服务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推动高校向创业型组织转型、强化高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的改革思路。创业型高校以提供高品质的社会服务为导向, 在范式层面上为我国高校优化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实践指向。

**[关键词]** 高校; 社会服务; 创业型大学; 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4-0084-07

当前, 高等教育全方位、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高校已经步入社会生产生活的中心, 世界各国纷纷将高等教育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之中, 在此背景下, 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时代价值空前彰显。增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还是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但就现实而言, 无论是在认识论层面, 还是在实践层面, 我国高校社会服务都处于一个尴尬境地。笔者认为, 要充分实现高校社会服务的时代价值, 需要重新认识高校社会服务, 树立起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未来趋势的高校社会服务观, 进而采取有效举措来优化高校社会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 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高等教育整体质量,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而这这就要求推动高校以创业型组织为范式进行转型, 创业型高校将不断增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并以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为中心, 积极调整和创新办学模式, 以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统一。

## 一、社会服务在高校职能体系中的重新定位

客观地说, 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普遍较弱, 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制度、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例如,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我国传统的学术观是“重学轻术”, 而且知识的价值往往更倾向于人之德性修行, 而非面向实用性的生产生活实践; 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说, 清末, 我国向西方学习, 将现代大学模式移植过来, 大学的课程和学术等虽然具有一定的现代知识体系的特征, 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整体上仍停滞于小农经济时代, 对科学知识及技术的需求较少, 导致大学不具备面向社会办学的内在需求。再如,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我国公立高校的办学资源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投入, 这种依附性发展导致高校缺乏通过主动服务获取市场投入的基本意识和能力; 从微观机制看,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就是高校或教师的社会服务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 都难以做出明确的评价, 不便于

**[收稿日期]** 2021-03-01; **[修回日期]** 2021-08-20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0年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构建路径研究”(2020ZD018)

**[作者简介]** 张继明, 山东潍坊人, 教育学博士,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山东协和学院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 联系邮箱: ssss@189.com

绩效管理。此外，笔者还认为，从认识论上来审视当前高校社会服务问题是一个重要视角。具体来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公认的高校三大基本职能。我国学界往往采用历时性方法将高校三个职能进行排序，强调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与生俱来的第一职能，科学研究则主要是从19世纪初洪堡等人创建柏林大学之后，作为高校的第二职能，而社会服务成为高校基本职能则是以19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赠地学院”为起始，以“威斯康辛思想”的形成作为标志，作为高校的第三职能<sup>[1]</sup>。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职能的“序位观”是长期以来影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发展的认识论根源。质言之，社会服务对于高校本身的价值、对于社会的价值以及其在高校职能体系中的应有位置，并未被充分认识到，导致在高校社会服务的制度化建设与能力开发上都缺乏必要的投入。如果不能建立起关于高校社会服务内涵与价值的正确认知，高校社会服务就无法得到真正的重视，其服务能力也难以增强。因此，必须建立起正确的高校社会服务观，赋予高校社会服务以准确定位，这是优化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前提。

事实上，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尴尬境遇反映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即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高校是固守象牙塔角色，为闲暇阶层丰富精神生活、追求纯学术旨趣的机构，是与外部社会相隔离的。即便是高校在与环境的相互调适中逐渐走向开放，传统的知识观和大学观也未能及时革新，但高校的社会服务及其意义逐渐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sup>[2]</sup>。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正视并重新认识高校社会服务的价值。在人类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高校作为一个知识活动机构，通过知识服务在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服务器，从而步入了社会的中心。在当前信息化、知识化时代，创新正成为现代生产体系的核心要素，高校生产活动进一步构成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在亨利·埃茨科威兹的“三螺旋创新模型”中，高校是创新型社会或创新型

组织的核心要素，作为知识中枢，高校以独特的人才和科技优势为政府和产业提供了新的资源或生产要素。在区域创新发展中，高校的角色与功能更加不可或缺，正如卢旺博士在其著作中所强调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地方本科院校的支持和服务，它是区域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sup>[3][1]</sup>。而社会服务正是作为高校人才和科研成果等智力资源的转化机制，其促使高校的知识链与价值链延伸至社会生产领域，高校的知识生产因此获得了现实意义，即得以转化为实质性的社会生产力，高校由此强化了存在的合法性，即通过社会服务高校获得了持续的、充分的外部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服务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机制，是高校知识生产活动的价值依托。因此，重塑高校社会服务观，提高高校社会服务品质，以适应当前高校内外部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其意义不言而喻。

## 二、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的审视

社会服务不仅是当前高校自身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必要条件，还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战略或内涵式发展战略的实施基础，这就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但就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社会服务的整体状况来看，高校普遍难以通过为行业或企事业单位提供有效的服务来获得充足的外部投入，难以充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与创新系统之中。相对来说，在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序列中，重点高校如部属高校即原“985”工程、“211”工程院校或当前之“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良好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相应地，在社会服务领域也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和战略性，能够依据外部环境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高品质的服务，如输送高水平人才、发明专利、研发技术等，甚至能够创造新的需要，通过超前的智力产出引领社会需求走势，具有鲜明的供给型特征。当然，如果置于世界一流大学范畴，尤其是与一流的创业型或服务型大学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相比，我国高校在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上都还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而由于受

办学理念和办学能力所限,尤其是在“五唯”化的评价与管理模式下,地方高校常常陷入封闭办学的窠臼,开放意识不足,知识生产模式远远落后于新科技革命及新经济对科技的要求,缺乏主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其中,新建地方本科高校不仅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还主要受制于本科办学历史较短而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薄弱的现实因素,其主要依据有限且较低端的行业需求进行简单的对接性、适应性服务。即使是具有较长办学历史、具有较强办学实力和较大社会服务空间的老牌地方本科院校,受传统发展观及历史惯性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服务方面未能建立起必要的制度体系,如知识转化机制、产权保护和收益分配机制等,因而社会服务缺乏流畅性和有效性。有学者依据经济学中的“供给—需求”理论,将重点研究型大学、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和具有较好办学基础的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类型分别界定为供给主导型、需求主导型和供给—需求型<sup>[3](107)</sup>。显然,高校要发挥服务效能,实现服务价值,必须强化社会服务能力,由被动的服务者转变为服务的主导者,不仅要适应社会所需,更要引导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保持着高速度发展,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然而,未来我国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立足于国内巨大的市场,实施“双循环”战略,更重要的是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换代,而这需要高等教育为其提供坚实的科技和人才基础。显然,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重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研发领域仍面临着一系列“卡脖子”问题,仍受制于美国等国家的科技封锁和联合挤压。关键领域研发能力不足,将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停滞于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将失去必要的经济基础。因此,高校必须以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增强智力型社会服务能力。尤其是国家重点大学,需要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和核心领域技术开发能力,并立足于新科技革命及未来科技发展的重点与

趋势,结合产业结构创新升级的需求,加强未来研究,引领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超前发展、高质量发展。当然,对于大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而言,着眼于当前我国产业转型、新旧动能转化的需要,培养一大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开发和输送具有现实针对性、有效性的科技产品与服务,是其当前加强服务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但如前所述,从目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来看,无论是重点大学还是地方高校,还不足以在新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起应有的角色。

显然,高校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承载国家使命,也反映着高校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当前,由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于政策导向、高校评估等因素尤其受到重视,例如在当前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根本使命之语境下,人才培养在高校办学中的中心地位得到空前强化;而长期以来由于高校评估及资源分配等存在显著的科研导向,科学研究普遍作为高校投入的重心,也正因如此,地方本科高校甚至是那些新建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上都具有普遍而强烈的研究型取向,导致严重的同质化弊端,因而在国家关于强化应用型技术院校建设的导向之下,地方本科高校普遍转型困难<sup>[4]</sup>。这是社会服务在高校职能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实践根源,也是影响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质量的现实因素。而这就提出了如何优化高校社会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和提升服务品质的议题。

### 三、高校社会服务体系构建的域外经验

一般来说,教育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先进、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其社会服务职能从组织架构到实践机制再到效能转化等,对于我国高校改进社会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美国高校是将服务地方正式纳入院校职能体系的范例,这与美国实用主义办学思想和基于市场需求导向的办学模式深刻关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面向市场,探索市场一体化,是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主题<sup>[5]</sup>。市场思维是促使美国高校持续追求社会服务效益的根本动因,高校在服务中寻求知识创新的新契机,实现了知识创造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价值,知识生产、应用和

再生产等整个价值链实现了闭合。研究发现,约有97%的美国高校制定了专门的社会服务计划,并将其纳入学校发展战略体系之中<sup>[6]</sup>。可以说,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美国大学的精神和逻辑。

美国高等教育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生态系统,高校社会服务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特征。作为教学主导型高校,加州州立大学每年为加州各行业输送约50%的优秀毕业生,以适应加州大量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而那些科研主导型高校则采用了不同的、具有创造性的社会服务方式,例如成立专利公司,进行系统化、专门化的知识转化和专利开发,为行业企业提供技术研发、转让和专利支持。例如,斯坦福大学与美国硅谷间的相互支持、相互成就的关系,完美地诠释了一所研究型大学如何借助科研服务实现自身与服务对象的共同卓越。麻省理工学院作为世界一流工科大学,也十分重视与知名公司建立服务关系,如该校为埃克森公司提供了开发研究的专利权免费的许可证。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下,高校的社会服务还对于区域整体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经济与金融中心,该地区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与处于该区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东北大学持续为其输送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及其他智力产品、服务密不可分<sup>[7]</sup>。高校在服务地方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例如,埃克森公司曾为了支持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液体煤和重原油研究,每年向该校提供近千万美元的研究基金。从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服务是高校的重要发展战略,构成了当代大学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高校能够服务社会,并且能够持续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在于其具备优质的服务能力和根据社会需求不断优化服务基础的创造力。对于高校来说,学科和专业结构是其实施社会服务的基础。为了提升与行业企业间的有效合作,美国高校以需求为导向,主动调整专业结构。例如,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美国高校及时调整学科和

专业结构,发展计算机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国际贸易和金融等相关专业,以确保融入和适应地方新型产业的发展。美国高校积极调整自身发展模式以持续提升服务能力的另一举措,就是围绕区域特殊需求来提供特色服务。例如,加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业产区,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是重要支柱产业,而加州州立大学各个分校都设有农业相关专业,如弗雷斯诺分校开设葡萄与酿酒专业、其科分校开设农田灌溉专业等。为了提高服务品质,东俄勒冈州立学院则成立了地区服务研究所,围绕地方发展中的问题开展研究,增强服务地方能力,从而获得了政府认可,社会公信力大幅提升。此外,在服务内容上,美国高校的社会服务具有多面向、多维度的立体性特征,即除了经济和科技领域外,还深入社区提供各种服务,例如耶鲁大学就建有自己的社区服务中心,每年安排专门的服务队伍深入纽黑文地区参加医疗、教育等社区服务<sup>[3]</sup>。可以说,服务社会已经融入美国高校的办学精神与逻辑之中,成为一种自觉的办学行为。

可见,美国高校能够为社会和市场提供有效服务,并促成自身和服务对象的共同发展,不仅仅在于社会服务作为高校重要职能得到足够重视,更在于服务社会是高校发展的一种范式,在此种范式之下,社会服务是高校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高校在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学科专业结构、制度建设等各层面都体现着社会服务的核心地位。范式意义上的社会服务及其体系建设,是美国高校实现知识创新和服务创新的根基所在。

#### 四、创业型组织建设是高校优化社会服务效能的重要向度

无论是对于高校自身而言,还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高校社会服务的战略意义正空前彰显,增强服务能力、优化服务效能必然越来越成为高校办学与改革的重要举措。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国高校要突破复杂的主客观条件束缚,要真正以创新社会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与服务效能为导向,实现办学模式的整体优化,还需要在发展范式层面上进行一个根本性、系统性的变

革。所谓发展范式,即发展观及具体实践机制的统一。范式转变意味着组织从使命到结构,再到制度体系,都发生重大改变。高校要真正提升社会服务质量,就要进行发展范式的转型。就我国高校来说,就是要由传统的内向型的、以纯粹知识创造为根本追求的传统机构,转变为强调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一体化,以知识应用价值作为自身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以社会需求和市场变化为依据不断调整知识生产模式和知识应用机制,在办学与改革中表现出强烈进取意向和创新能力的创业组织。概言之,就是要转型为创业型高校。

20世纪末,美国学者克拉克(Clark, B.)和埃兹科维茨(Etzkowitz, H.)等学者开始提出“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EU)概念,并催生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沃里克大学、荷兰特文特大学等一批创业型高校,创建创业型高校成为“大学变革的一种趋势”<sup>[8]</sup>。20世纪90年代末,创业型大学理念被引入我国,但直到21世纪初,福州大学、浙江农林科技大学、临沂大学等高校才较早以创业型大学为导向变革办学模式<sup>[9]</sup>。如果说传统高校强化社会服务,是基于环境需求尤其是资源需求所形成的外部力量,而创业型高校追求社会服务则是基于自身的责任和使命,知识生产作为发挥服务职能、实现服务价值的基础条件和独特手段。为服务社会而生产,是一种源自高校内部的自觉力量,而这种自觉的力量从根本上说又是源自知识分化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即知识体系中分化出应用型知识,该类知识的价值只能在社会应用中才能得到实现,同时,也只能面向并服务于社会需求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应用型知识的分化只是其知识链上的一环,是原创知识通过一定的中介过程转化而成,如基础理论或原创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衍生出相对具体的技术及流程等。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生产原创性知识仍然作为其首要使命,只不过其原创知识的生产不再是象牙塔式的纯粹知识生产或以新人文主义为指导进行

生产,而是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施行,注重解决国家乃至人类文明进步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地方高校来说,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专利发明是地方高校的主要科研内容,更多的是应用那些由研究型大学生生产的原创知识、原创理论,进行转化,成为具有操作性的技术体系,以应用于社会服务实践之中。创业型高校以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其使命和价值,而由此获得来自社会的有形及无形的回馈,但这种回馈是高校追求和实施智力服务的副产品,而非高校的归宿,也即,创业型高校在智力服务过程中实现了外溢性价值与自我发展目标的统一。可见,只有当社会服务体现为高校的必然逻辑,服务社会成为高校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追求,优化服务体系和改进服务质量才具备持续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要融入区域创新系统,要发挥在新科技、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服务价值,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夯实合法性基础,而向创业型高校转型显然就是一个探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重要探索向度。

当然,传统高校要实现向创业型高校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甚至重构过程。正如前所述,从认识论基础,到体制环境、文化传统等,高校强化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建设都面临着诸多束缚性条件,这意味着,创业型高校建设需要进行系统性设计,进行整体性改革,尤其是要解决那些阻碍转型发展的理念性、制度性瓶颈。例如,政府和高校需要在大学观、发展观上重新定义当代大学的基本属性,高校只有真正改变作为一个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组织的角色定位,认识到作为服务者的角色及其作为当代高校合法性基础的价值,才可能由此形成社会服务的内在主动力量;只有政府在高校评价上建立起以智力服务能力及实际效能为核心的新标准,摆脱“五唯”高校评价模式的影响,转型才具备必要的制度环境;高校只有重新界定学科的内涵,改变将学科视作单纯的知识单位或知识生产组织的学科观,认识到学科与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之间的必要关联,以社会发展的逻辑来引领新学科建设,高校的知识生产才具有面向社会

的开放性与有效性。总之, 创业型高校的建立或传统高校的转型路径, 本身也需要持续探索、试验和调适。

## 五、结语

事实表明, 高校强化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 从中获得持续进步的动力, 标识着当前及未来高校发展的重要逻辑。在“双一流”建设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阶段, 高校社会服务既是探索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和逻辑起点, 还是质量建设的核心评价标准, 是大学或高等教育在国家事业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机制。在此背景下, 社会服务对于高校来说, 其意义已经超越了仅仅作为高校的基本职能, 而是成为高校安身立命之基。据此, 应推动高校向创业型组织转变。创业型高校建设不是传统意义上高校某个职能的强化, 不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院校类型, 而是作为当代大学共同追求的一种大学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高校社会服务之于高校, 不再是其职能体系中的边缘, 而应走向中心; 高校为社会服务, 不再是某个类型高校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被动选择, 而应是彰显高校社会责任与独特价值的主动性战略。概言之, 创业型大学对于任何高校来说, 都是一种众所遵循的新发展范式, 而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创业革命时代, 有必要深刻审视大学发展模式, 作出时代的选择<sup>[10]</sup>。

## 参考文献:

- [1] 薛秀珍. 高等学校“第四职能”述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5(3): 104-108.  
XUE Xiuzhen. A review of the fourth function of higher institutions[J].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5(3): 104-108.
- [2] 张继明. 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理性审思[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 88-92.  
ZHANG Jiming. Rational reflections on universities' social service function[J]. 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5): 88-92.
- [3] 卢旺. 地方本科院校服务地方机制创新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9.
- [4] LU Wang. A research about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local university serv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M]. Beijing: Economic Press China, 2019.
- [4] 邵建东. 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建设: 挑战与推进策略[J]. 教育研究, 2018(2): 75-79, 94.  
SHAO Jiand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technology: Challenges and advancement strategies[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8(2): 75-79, 94.
- [5] 袁利平, 师嘉欣. 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战略主题、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3): 33-41.  
YUAN Liping, SHI Jiaxin. America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Strategic theme, basic feature and development trend[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20(3): 33-41.
- [6] 杨莹. 美国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和保障措施[D]. 武汉: 武汉工程大学, 2013.  
YANG Ying. The way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serv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afeguards[D]. Wuhan: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3.
- [7] 杨九斌. 卓越中的艰难——《拜杜法案》后美国研究型大学产学合作关系嬗变[J]. 外国教育研究, 2018(7): 3-15.  
YANG Jiubin. The difficulties in excellence: The evolution of university-industry partnership in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fter the Bayh-Dole Act[J]. Studies in Foreign Education, 2018(7): 3-15.
- [8] 伯顿·克拉克. 建立创业型大学: 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1.  
BURTON C. Construc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The way of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M]. Trans. WANG Chengxu.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al Press, 2007: 1.
- [9] 付八军. 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内涵诠释[J]. 教育研究, 2019(8): 92-99.  
FU Bajun. The loc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A connotative interpretation[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9(8): 92-99.
- [10] 王建华. 创新创业与大学范式革命[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2): 9-16.

WANG Jianhua. 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of the university[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20(2): 9-16.

## Reshaping the view of social service in colleges and constructing entrepreneurial colleges

ZHANG Jiming

(Institute of High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university's social service is unprecedentedly noticeable. Therefore, we must reshape the view of social services in colleges and fully realize that social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system for the maintai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also the value basis of knowledge and produce activ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ality, social service awareness and service ability are commonly low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suc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lements as systematic environment, cultural tradition and un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pace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Starting from improving social service mode of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learning from the service experience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idea to impro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service ability. Entrepreneuri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high-quality social service as its direction,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method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optimize the social service system of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aradigm perspective.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cial services;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编辑: 何彩章]